

藏本館

187160

092-12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論 論聯合政府



瀋陽縣教師寒暑假講習會翻印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安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隔胡盧裏了。特別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屢受號召，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無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文許多同志都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大家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適合我們民族的階級。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決不是「自以爲是」與「好爲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所應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與負責的精神，能够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是真理，不做主觀的誇張，而依據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還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爲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爲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而一切這些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爲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爲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聰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給予影響於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馬克思說：「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個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的說明宇宙，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宇宙。」這是自舊入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解決意識與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深刻發揮了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出發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出發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它是不應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

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是「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政治經濟的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與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的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覺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會指導這個革命與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虫。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分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它是「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與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這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或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這個第一步，可以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戊戌政變、中法戰爭、辛亥革命、中日戰爭、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戰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變換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不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復仇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原故。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

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引起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滿了腐敗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使不能繼續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爲了扶植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影響下而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無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綫的同盟軍，而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綫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最低要求，基本上依然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爲敵情與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爲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相同的，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時，其基本性質總是同一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

知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授命。因此，這種革命，它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爲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還沒發揮這一理論的意義，以致還只是模糊的認識這個問題。我記得一九二五年蔣介石先生東遊講演時，到了滿洲表演演說時，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這句話。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包括「解放」，已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舊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顯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收到廣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見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延安「解放社」一九三〇年）。

從這篇文章以後，關於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

命一部」的理論，斯大林曾經多次的發揮了。這編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論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耶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而「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段話。這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是階級相互鬥爭的鬥爭。」他引證這句話，意謂藉此指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鬥爭的社會意識的界說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俄國大革命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自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清楚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尚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自決權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為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黨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演變，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會有什么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犯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沒有考慮到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這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但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

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際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推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期，而有可能領導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與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國際意義更加大了？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最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際革命的一部分，現在更已成了這種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但這個新的特點其所以現在中國已能明白的，關係是與階級鬥爭上又是怎樣的？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以前，中國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份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僅僅當作一個地位了的獨立的階級力於政治上政治的舞臺，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附庸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一九二〇年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階級，而將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與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時；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與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最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與北伐戰爭時期，即資產階級遭有軍政的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與舊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鎖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么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還有一定時期中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

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有極立反帝國主義與官僚軍閥政
府的一戰勝的可能。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
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
命時，也不願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向農村中的土地剝削者極力的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
與不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與更加不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
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都不一解決。而且他們又在一九二三年至三六年這一個長
的時期內，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背叛過自己的革命綱領，反對過當時的
革命人民。在抗戰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
新的變遷。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戰各先進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
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裏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其
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正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二任為一」的兩面性。這種
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樣的，大政當的，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要
，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更如上述所說的
特點了。

在中國的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贊仰，因為
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原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
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他的
，如果不能，那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與其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爲中華民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基本部份。現主要建立的中華民國，只能是一切反對封建封疆的人們，合心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形式的、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區別。還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區別，這是最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起來，並且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產階級成爲一切先進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的國家形式，唯一的只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各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社會性質來劃分，基本的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已經沒有民主氣息，一切都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爲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與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醞釀。將來要成爲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過渡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些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其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

續形式，就是抗戰「戰」戰的形式，它是抗戰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準備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久了，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着手，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的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現在開始的救國運動，我們希望它挽救這種危險。

這裏所談的是一個階級問題。這個階級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壓倒無產階級地位，而以「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階級，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的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國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制，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本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付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戰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階級」問題，那是指的階級權力的形，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液道適當的政權機關，則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到鄉民大會的系統，並由各階級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選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的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與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就叫做政體與國情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實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其次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經營者，加銀行、鐵路、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權成的正確的方針。但同時，它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原故。

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方針，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

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計生」，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雖然是致於違反這個方向，他成一隻辦不到，總說自己要碰破頭皮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與必，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是一「順乎天理，順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道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孫中山語)的，捨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舊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环境。因此，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現在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現在是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却不是什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却不是什麼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正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正惟它快要死，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

社會。正惟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說，它快要死了，他就二
穿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與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
開社會主義國家與國內無產階級的幫助。這是最要緊的，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與英、法、
德、意、美、國無產階級在本國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勝利，他們的勝利，就是對於我們的援助，以
然不能說，中國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與英、法、德、意各國家其中一二個或革命勝利之後，但須
加上他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
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反蘇運動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嗎？現在的世界
拒，是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平滅與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
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不可能嗎？

如果說，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階級了無餘的侵略，無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
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曾經過一個基馬爾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與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萬萬五千
萬人口的土耳其。由於中國特殊條件（資產階級的妥協，無階級的徹底），中國從來也沒有
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
麼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與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何況
所謂基馬爾的土耳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殖民地，變成了帝
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應在二十世紀，與五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與殖民地的任何英雄
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變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不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變為世

其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依國內環境說，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由於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使革命開闢勝利之途，他們就一腳踢開了封建人民大眾，獨佔革命的果實。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勤共軍」。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現在是黨一個個大敵人關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後，細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份了的憲章程序？過去十年的「勤共」出了一個「一專政」，但伊乃是「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勤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曾經出了一個「一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勸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前人沒想從今日起，再勤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勤共典型，講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勤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担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衛，他已經是大大鼎鼎的新「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夥去，那是行的，但是什麼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衛一夥，要人抗日一夥，又相於抗日勝利之後，一腳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佔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於做夢嗎？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於用腳去踢他們，誰的屁股也就變為碎粉，這又豈非成了常識範圍裏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在「階級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不，他們還在想：「什麼「限共」「路共」「反共」呢？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後，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嗎？好像伙，這樣的一限制一處理一下去，不知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於何地，也不知他們準備置其自身於何地？我們誠心誠意的奉勸這些先生們，你們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中國與世界，看一看國內與國外，看